蟠虺



○ 刘醒龙　（连载 28）

曾本之说:“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想,就想这个,想来想去,别的没想出来，却想起那年他从楚学院六楼跳下来的情形！”

马跃之说:“若是我梦见他从六楼跳下来的样子，也会做噩梦的。按他们说蒋家的那样,郝嘉伸着三个指头,是要表示三年、三十年和第三代人的什么呢——三年早过了,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估计三十年也和三年一个样，不会有什么事。下面的就更不要想了,郝嘉得先有个儿子，有了儿子才会有第三代呀！”

曾本之说:“不管怎么说,我总觉得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,哪怕不是从他那里偷的，也是他赠送的。那一年,随州那里修铁路,我和郝嘉被派过去帮忙，沿铁路线查看有没有挖出来的文物。那天突然接到通知，说是铁路民工挖出一座大墓，要我和郝嘉尽快赶过去控制现场。要说郝嘉比我激动得多,一连几天都在说,这辈子他和我只需要研究这座大墓里的东西,最差也能成为教授！”

马跃之说:“现在的教授多如牛毛。我想起来了,郝嘉从六楼跳下来时——为什么偏偏要喊鼻屎呢？”

曾本之说:“我也觉得难以理解,郝嘉平时那么儒雅和浪漫,临死时,居然会在跳楼的最后时刻,高喊鼻屎二字，说起来反而像是恶作剧！”

马跃之说:“郝嘉出事后,我也想不通,楚学院几十号人,可能要出事的人,至少有七八个,为什么要争这谁也不想要的第一名呢？”

曾本之轻轻地叹了几声:“当年，用那么短的时间就将曾侯乙编钟仿制出来，郝嘉也是有贡献的。说心里话,我不如郝嘉。郝嘉若是不死，肯定能将曾侯乙尊盘仿制出来。”

马跃之很想说，曾本之是成也郑雄、败也郑雄，有这样的女婿,个人的名利捍卫得很好,但又为名利所累,重大研究不能拓展,思路也无法拓宽。

马跃之话到嘴边了，又改口说:“你那像尾巴一样寸步不离的女婿,这一次怎么没有跟着来？”

曾本之说:“我为什么必须带着他？”

马跃之说:“曾先生是明白人,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是趁早做点学问更有意义。”

曾本之说:“马先生，我想听句实话，郑雄这人给你的印象如何？”

马跃之说:“人家马上就是正厅级会长了,我能说什么呢？”

曾本之说:“你今天若是不说句实话,往后就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郑雄的名字。”

马跃之说:“好吧，我再说一遍,郑雄是比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个伪娘还要伪的伪娘！”

曾本之说:“你还是没有说真话,还是在搞弯弯绕！”

马跃之将曾本之狠狠盯了几眼，终于咬牙切齿地说:“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企图了，我就说一句绝对的话,让曾小安嫁给郑雄,是曾先生这辈子最大的败笔！”

曾本之沉默了好一阵,才说:“我刚才下楼去会务组,将机票改签了,我们提前一天回武汉。不要与任何人说,包括柳琴。也不用叫人接机,我们自己乘出租车,到市内找酒店住一晚。”

马跃之后来才明白，曾本之所说的市内酒店，既不是汉口的香格里拉，也不是武昌的五月花或汉阳的晴川，更不是水果湖和东湖交界处的弘毅，而是一处若不是曾本之带头钻进去，自己哪怕患了老年痴呆症也不会走进去的小招待所。

马跃之很想提醒一下，自己有些恐高，可不可以坐火车回武汉,话到嘴边了,还是没说出来。

玖

在破旧不堪的圆缘招待所内,马跃之想起一件往事。

多年之前，能在考古发掘现场附近找到一家小招待所，简直是莫大的幸事。多数时候,只能在野外临时搭建几间草棚。即便是发掘震惊世界的曾侯乙大墓,也只是在发掘现场旁边支起几顶从部队借来的帐篷。野外考古发掘,吃住都没法讲究，最基本的要求是一天下来能痛痛快快地洗个澡。好在是夏天,随州一带又是丘陵山区，用附近小河里的水洗漱不必担心血吸虫。在荆州的几次抢救性发掘就惨了，虽然也住帐篷,虽然遍地都是水,却不敢洗手洗澡，因为那一带是血吸虫重度疫区,有些地方,哪怕只沾上一滴水,都有可能染病。

去年秋天，清华大学考古专业的黄教授突然生病,做物理检查后发现肝脏上有些来历不明的东西,北方的医生没见过血吸虫,搞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反复折腾多时,医生才想起来,问清楚黄教授上大学时曾在荆州的一个考古发掘现场实习一阵。于是医生建议黄教授到南方的医院做血吸虫检查。黄教授真的跑到荆州血吸虫防治站,一查果然是血吸虫肝。曾本之和马跃之曾结伴去荆州看望,他们到时,黄教授正在吃药。说是治血吸虫的特效药,其实就是减量的杀虫剂。曾本之和马跃之带着黄教授去当年搭帐篷的地方忆旧,黄教授还记得,当时邮递员送来女朋友的信,信封的角上还写着“内有照片勿折”，黄教授怕自己的手弄脏了情书和照片,便破例到旁边的荷塘里洗了一下手。那也是黄教授唯一一次直接接触到血吸虫疫水。事过多年,回忆起这些,三个人都觉得,当年连破旧招待所都住不上的日子,反而是最值得怀念的。

昨晚，从宁波乘飞机返抵天河机场后,曾本之和马跃之乘坐一辆出租车,直奔这家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的圆缘招待所。

下车后，马跃之再三问曾本之是不是找错地方了。

入住登记时,马跃之才发现,曾本之事先就将房间预订好了。

曾本之将圆缘招待所的女主人称作华姐。

马跃之后来对曾本之说,难怪他会选择这么个小招待所,这开店的半老徐娘,那腰身简直太迷人了,都比得上楚鼎的束腰。华姐打量他俩的目光略带忧郁,嘴里却庆幸连连地说,若不是早一个星期交了押金,仅仅电话预订都不会有空房间了。

圆缘招待所长年累月接待同一类客人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星空与半棵树



○ 陈彦　（连载 106）

“没有,我没有欠谁的债。我是说……如果有人欺负我,欠了我的良心债……该咋办？”

“饶恕。乡里流传着一句古语叫‘饿死不做贼,屈死不告状’。当然违法的另讲。如果是自己的亲人,就更得饶恕了。”

他实在没办法跟草老师讲出原委,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巨大伤痛与耻辱。他相信如果说出真相,草老师也不会让他饶恕的。草老师从来都是敢碰硬的人,要不然也不会为学校建教室,还有让学生必须写大楷这些事,跟镇上、县上闹翻,端直“解甲归田”了。但草老师有一句话,如果是自己的亲人,就得饶恕宽容。杨艳梅还是自己的亲人吗？可女儿是！这场事闹下去,终究伤脸、受害最大的是安妮。还有一件让他痛不欲生的事,就是他心里至今都深深爱着杨艳梅。尤其这件事发生后,他还越发纠结着这个女人了。他一边在检讨自己,也一边在思考结局问题。他不相信储有良是真心爱杨艳梅的。只不过是独自一人来县上挂职,寂寞无聊,胡成乱道而已。如果真闹起来,兴许一切就难以挽回了。他特别不敢往下想的是，要给安妮留下一个永远破碎的家庭,这是何等悲惨的结局呀！每看到一颗深空的星球,大的让他想到杨艳梅,小的就想到安妮。突然都没有了,那星空对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他觉得跟草老师无法说明真相,也就得不到任何答案。不过草老师说的“一切坎都是心坎”这句话,对他仍有启发。他得去努力面对这个坎,并准备从心中越过它。

那天他喝了不少酒。最后是师娘把壶藏起来,他们才没烂醉如泥的。

晚上回到镇上，南归雁仍然很是关心这件事。尽管“点亮工程”再一次兴起,仍需要像安北斗这样能干实际工作的人去盯紧压实,可他还是让安北斗继续上县,把家庭的事情处理好再回来。南归雁始终没有把事情戳破,安北斗也不想在老同学面前丢人现眼,就说:“没事。”然后还是介入如何扩大影响、真正带动北斗镇旅游发展的具体事务中去了。

不过这期间,他先后几次拿起电话,端直拨通了储有良的机子。有几次储也接了电话,他又不知该讲啥,只静静地怔了许久,又挂了。这样反复几次,再拨通时,储有良那边就不紧不慢地问:“你谁呀？什么意思？知道这是谁的电话吗？”那气势很是有些让小人物感到不安，但他终于憋不住骂了起来:“储有良,你个流氓,我操你祖宗！走着瞧！”然后嘭地把听筒摔上机架,竟然把卡听筒的塑料片都砸掉了。他还在想更恶毒的语言,准备再痛骂几回呢。

有一天,杨艳梅突然领着安妮回了一趟北斗镇。

他和南归雁都以为是有了转机。南书记甚至让厨房准备最丰盛的宴席,想给他们和美一番。谁知杨艳梅关上他宿舍的门,安妮先是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了:“爸,你就饶了我们吧！把我和妈妈都放了吧！我会永远爱你的,爸！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爸！”说完还嗵嗵嗵地磕起头来。

他脑袋嗡的一声炸了。他明明知道这都是大人教的,可面对自己的亲骨肉,还是有些不知所措。他想拉孩子起来,谁知杨艳梅也跪下了:

“北斗,我和孩子都求求你了,咱们就好说好散吧！你也别去扰害别人了。我说过,一切都是我情愿的,与别人无关。你骂我啥都行。我们真的是过到头了,缘分尽了。孩子我带上肯定比留在这儿强。但她永远都是你的女儿,永远都姓安！念我们夫妻一场,在阳山冠上守过……那么多风吹雨打的夜晚……你就宽宏大量,让我们也去讨一份自己的生活吧！你的事,都说好了,很快把你办进县烟草局,工资比现在高两三倍,也有晋升空间。也算是我们杨家给你的一个交代吧。求求你了！”说着她竟然哭了起来。

安妮也跟着大哭不止。一个孩子,竟然说出了让他无法不痛彻肝胆的话来:“爸,求你了！我不喜欢星星月亮,我要好多好多的芭比娃娃、喜羊羊、灰太狼……好多好多。姥姥说了,你那星星都是骗人的,一个也给我拉不回来……”

安北斗终于控制不住情感溃堤地失声痛哭起来:“别说了,都别说了。走,都走吧！我也不要朝什么烟草局调……别费那个神了。我一辈子就在北斗镇,哪儿也不去……你们走吧！快走,小心我改变主意……”

是杨艳梅把安妮拉了起来。临出门时,她又说了一句:“人家……已经调回省城了,你就……别打电话了。我说过,不是人家的错,都是我……对不起你！”

“滚！”他的腔膛即将憋炸。

安妮被这一声“滚”,吓得又哭起来。他拉开门,她们一路小跑着出去了。然后,他狠劲摔上了门。老门扇被摔得门框附近的墙皮都震落了好几块。

一院子人都在不同的窗户和门缝里盯着这间房的动静。终于看见母女俩哭着跑了出去,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。南归雁还让追赶了一阵,但人家很快上车呼啸而去。有人说,那辆小车开来一直都没熄火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耶路撒冷



○徐则臣　（连载 98）

杨杰放下茶碗就去找车,猛跑了一夜,一大早赶到董师傅家。见到那块绿水晶，杨杰觉得再跑一千里也值。去掉边边角角的瑕疵，那块绿水晶就是一个勾魂摄魄、世上最纯洁的绿色幽灵。董师傅手捧着它，伤风落泪的两只老眼一直在淌眼泪。“要不是给老婆子治病,”董师傅说,“我就把它带进棺材。”董师母患了肝腹水,过些天肚子就像孕妇一样大起来。关于价钱，董师傅伸出挖水晶挖变形的五个手指晃了晃，杨杰说没问题,外加一万给董师母治病。交易完毕，董师傅的孙子对杨杰说，这块绿水晶对他爷爷一辈子都是件大事。

人都要老,人都会放不下。董师傅年纪大了挖不动水晶，喜欢满野地转悠,口中念念有词,不知道跟自己说话还是跟水晶说话。上个月,他顺着南大街往南散步,一路鬼话走远了，一抬头到了八条路。很多年前,“八条路”是一条路的名字,现在成了一片野地,通往南京的高速公路从八条路穿过。董师傅在高速路边的铁丝网前歇过脚,慢慢悠悠往家走,走几步天就黑了。点火抽烟时觉得远处有亮光闪动，抬眼找，夜幕四合,天是阴的,随时都可能落下雨来。只有自己的烟头在闪烁。他又低头,那亮光又出现了,仿佛擦着眼皮闪过去。再低头再出现,认真去找却一片空茫。董师傅站住了用心想,觉得这事年轻时经历过。据说人之将死，过去的生活会海市蜃楼一般让你在瞬间重温,难道大限真要来了？董师傅不信,只挖了一块五百二十四公斤的水晶就死了，不甘心。他在原地坐下来,连抽了三根烟。终于在十步之外看见了那团绿光，它不是闪在他眼皮上,而是在地面上,碧玉一样的光,有时候含糊,有时候清晰得如同火焰，有时候仅仅是一个囫囵的圆圈。这样的光他见过,二十年前在运河边,以为是鬼火,那地方埋过死人。小日本坐船到花街,用麻绳拴了一百多号花街、东大街、西大街和南大街上的人牵到那里,举起机枪对着脑袋扫,一百多条无头尸就地埋在河边。鬼火有红的有绿的，还有银白的和蓝幽幽的，跟夏天里的闪电差不多。他见过两次,都没当回事。

八条路这地方没做过坟地,四条街还算乡下的时候，八条路是水稻田，再往前推百八十年还是。鬼火长了腿会跑,但跑这么远还是有点奇怪。董师傅点上第四根烟。绿光一直亮着,光影里好像有个小动物在跳舞，他脱了鞋赤脚往前凑。正打算一脚踩住的时候,绿光不见了。董师傅赤着脚在旁边坐下来,又是四根烟,天地更黑。潮寒之气顺着光脚板往上爬,董师傅决定先回家。他把一只鞋丢在附近，拎着另外一只鞋赤着脚回了西大街。第二天晚上,他又去,远远地看见了那光,盯准了方向走过去,绿光消失了,果然在昨天的那只鞋旁边。他把第二只鞋放在第一只鞋的对面，如果他的估算没错，绿光就在两只鞋之间闪动。第三天晚上,董师傅还来,绿光时有时无，但他确信绿光就在那里。他用两只鞋尖分别画了一个圈，两道圈困住了发绿光的地面。

他让没考上大学的孙子准备好铁锹、扁担、绳索和筐;让儿子给正在念大学的孙女打电话,不管她找什么书，只要能查到长水晶的地方会发光就行,行话叫“出火”。孙子的一套家伙还没准备好,孙女坐在电脑前打来电话,咱家又要发财啦，很可能是水晶在捣鬼,那叫压电效应,也叫压电现象。互联网上说:水晶受到一定压力会产生电流，使水晶的两端带电;反过来,压力一高就会产生振荡,此之谓压电效应,或者压电现象。埋在地下的水晶在地应力的作用下,就容易产生压电效应,让附近地表的空气发生变化。地应力越大,压电效应越强,空气变化越大;空气变化到一定程度,就会发光,就是董师傅说的“出火”。出火多在阴雨天,排除了星光、人造光的干扰，空气中潮湿欲滴的水分是“出火”的重要条件。

明白了。董师傅摸着从八条路回来的路上扎在脚底板上的一根刺,真是吃了没文化的亏,过去很多年里他倒是见过几次“出火”的,没敢往发财路上想,当成鬼火给浪费了。也好，蹬腿之前弄懂了,朝闻道,夕死可矣,也算没白挖一辈子水晶。当晚祖孙三代动了手,摸黑挖了整整一夜。被两只鞋画地为牢,绿水晶没跑掉,天亮的时候，在五米深的地方胆怯地现身了。孙子把水晶捧到地面,董师傅举着它对着太阳看，他在表面还沾染污泥的水晶里，看见了一片沉静浩渺的湖水。老头子眼泪就出来了，一把将水晶揣进怀里，咕咕哝哝地说:“死了也值了！”

因为这句话,杨杰回到北京,从晶体上裁下一块，参照董师傅多年前挖出的五百二十四公斤的水晶的照片，让雕刻师做了一个袖珍模型挂件，当礼物送给了董师傅。杨杰本是预计绿水晶有正大庄严的用途，可澳门的老板出价实在离谱，高得你都不好意思拒绝，他就从了，把它做成了貔貅。公司还在草创,嗷嗷待哺,钱是亲娘。貔貅是异兽,传说中龙的儿子,天生没肛门,只吃不拉,被当成聚财的象征。该老板开赌场,门口张贴了启事，佩有貔貅图样的挂件和首饰之客人谢绝入内,要不都被你赚了，赌场岂不都赔进去了。他却私下里做了个绿水晶貔貅,打算只进不出。价高当然是喜欢,意也在封口,咱们都闷头发大财;他把貔貅藏在了赌场的一个隐秘处。

貔貅之于澳门老板的意义,等于袖珍挂件之于董师傅。一块被强征的大水晶,一块“出火”的绿幽灵，干了一辈子水晶出土工作,全在这挂件上了。董师傅决定进棺材时就戴它。

（未完待续）